

## 佳作欣赏

责编:陈晓莉 照排:邱夏

# 为自己创造不可复制的幸福

□波波

你幸福吗？听到这个问题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。有的说：“有什么好幸福的，不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吗？”有人说：“幸福，我很久都没有这种感觉了。”有位名人说过，人年轻的时候，总是向外看，向外去寻找幸福。当年纪渐渐大了，就开始学习向内心看，向内心去寻找了。不可否认，很多人确实活得很“光鲜”，大把大把的曝光率，大把大把的钞票，大把大把的粉丝。他们可以富豪、明星、官员……总之，是令普通大众羡慕不已的一群人。很多人认为幸福的指数取决于工资的

基数，于是，才有那么多人，为了钱财，拼命地打拼，忽略了健康，忽略了亲人。可是他们真的有如我们看到的那般快乐吗？而当拥有了金钱后，他们是否就幸福了呢？

贫穷也可以快乐。日本作家昭广的成长故事一直是日本的父母教育孩子的样本。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：贫穷也是可以快乐的。二战结束后，因为生活的变故，年仅8岁的昭广被寄养在乡下的外婆家里。外婆家十分贫穷，昭广喜欢运动，外婆没有能力购买体育用品，就建议昭广练习跑步，因为跑步是不用花钱的。昭广后来竟然成为了运动会的赛跑好手。为了维持生活，外婆在家门外的小河里横着放了一根木头，拦截上游漂浮过来的各种物品，穿破的衣物，挑剩下扔掉的蔬

菜、畸形的水果、树枝等等，外婆说这是她家的超市。树枝晾干就可以生火，长得规则的萝卜切成小块以后味道与好萝卜一样，畸形的黄瓜切成丝以后味道与好黄瓜也没有两样……

这样的乐观，这样的热情，怎能不让人动容？唐骏的成功也许可以复制，但这种纯粹的、由心而外的幸福不能复制。

幸福没有捷径，只有经营。有的路看上去很短，实际上走起来很难；有的路看起来很难，实际上走下去却越走越宽。可是，如果不是被逼到悬崖边上，谁肯跳下去呢？即使跳下去可能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人总是喜欢安逸，喜欢四平八稳，喜欢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全部得到。我们总说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其实，这是关于幸福人生一个最经典

的误解。

很喜欢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故事。她爱上了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男人，他们同甘共苦，后来男人发迹了，他们买了大房子，以及只有富人才拥有的轿车。然后，男人爱上另一个女人。她等了一年，同意离婚。她说：“再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，剩下的就是为自己打算了。”她为自己打算得很好，不仅以写神秘谋杀案闻名于世，而且还嫁给了比自己小14岁的年轻考古学家——她在39岁那年遇见了25岁的他，人们劝她不要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爱情，她回答：“为什么不呢？他热爱考古，所以我不用害怕变老——我年纪越大，他越爱我。”

感知幸福，是一种能力。每个人的幸福感都不一样，就像每个人对于疼痛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感受。感受不到，又谈何幸福？也许有人会说：“这容易满足，你的幸福指数实在是太低了。”其实，低不怕，怕就怕你看不到幸福，怕就怕你已经拥有了幸福，却感受不到。

（据《泉州晚报》）

有人说人生如路。

这个比喻也很对，但天下根本就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。人生如路，需要自己去走出精彩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精彩。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，让日月见证，这是一种真正的自我活法，我一直想这么去做。然而这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。

既然路是走出来的，那么路就应该蜿蜒曲折，坎坎坷坷。每当回首身后的蜿蜒与曲折时都会有一种感慨，一个蜿蜒就是一次关于生命的洗礼，一个转折就是一次关于生命的诠释。洗礼中我面容憔悴，诠释里我两手空空。说自己两手空空不是很正确，这是一种极端的认识或看法。

有人说人生如茶。

如果人生真的如茶那样简单多好。一杯开水加几片茶叶，泡出来的就是茶水。茶叶在杯中慢慢下沉，热气不断从杯中飘出，粒状的茶叶渐渐沉于杯底而舒展开，这时便有茶香从杯中溢出，茶叶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使命。

人生，简单的两个字，却是一个无解的词汇。

（据《环球观察》）

的格子衬衣。“经理通常把生意看得很重，所以不会把我们送的礼物太当回事，而下属则不同。我们按他们的喜好送礼就能打动人心呀！”主管一本正经地说。他愕然。原来以礼相待职位低的客户，用心去满足他们的需求，就能制造出更深意义的感动。

如今，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。在办公室，他递交文件给员工时，总要不自觉地先转动双手，将文件倒过来，然后再递给对方。有位女职员注意到这个细节，忍不住问，您为何要这样送文件呢？他憨憨地笑，说：“这样文件传到你们手中时，就是正的呀。”

从不曾想过，日常中伸手去传递物品，这个平常而细小的动作，在赋予了善意和体贴后，竟然可以演绎出这么多的感动！一念之间百花开。或许，只要 we 意识到关爱弱者、体恤贫困者是一种责任，一种美丽，哪怕在一只手到另一只手之间，也能传出融融的情意，汇成别样的温暖，直通心灵深处。

（据《中国青年》）

一个唱歌唱得好的人，可能因听众的一番评论，就彻底迷失了方向。一个写书写得好的人，可能因读者的一次斥骂，从此放弃了自己的坚持。许巍、陈绮贞、李健这些人呢？你可以听听他们的音乐，几乎是同一类型，唱法类似，歌词风格类似，甚至有时候，连调子都是类似的。从第一次听你就会知道，这是小众的。但他们只有一个态度去面对，那就是坚持。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自我的世界，每年都会吸引一些人来听，虽然不多，却总是在积累。而这个雪球越滚越大，到最后，竟然成了一个惊人的、庞大的阵容。

走红，从来不是这些人的目标，但他们内心的强大，却使他们的目标这一步。其实人真的不需要学太多的东西，只要精通一些，懂一些，明白一些，然后坚持下去。

真正重要的，其实是内心的安宁和坚定。

（据《广州日报》）

## 浪漫就在方寸间

那么刻苦。”我说：“是啊。不过也没什么，现在机会多得很。”沉默半晌，先生感叹道：“我们丫头能考二本我就很满足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别灰心，你姑娘不比别家孩子差。”我告诉她女儿的成绩一直在进步，先生开心了，连声说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
居家过日子，家长里短也是生活的话题。那天先生回家，一边哼着歌一边看我做饭，看来心情不错。我也不做声，等着他自己说。“老婆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今天会哄老婆的男人不可信吧？”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“我同学，就是你说的那个对老婆很体贴的刘成，今天来找我帮忙，你猜怎么着？

## 永不相识的街坊

□宋耀辉

没事的时候，我常会在窗台前，望着对面那幢楼，想像着那些街坊到底是些什么人，平时的生活和爱好等等又是怎样的。我们两幢楼相距最多20米。

但是我搬来这里已有十年，对面的街坊都不认得，自然他们也不认识我。要说认得，至多大家正巧都在窗台向外张望时，目光对视过一会，面孔有点熟而已。

这几天，我突然想，假如我们能够互相走动，开始搭讪就会认识了，然后有什么需要互相帮忙的，大家尽力，那该多好。

隔壁邻居莫老太七十多岁了，近年常跑医院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病，就是不放心，老是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，但是到了医院只要看到穿白大褂的，浑身就感到轻松了，又挤车回来了。她也知道自己心理有了一点问题，因此常常笑自己的举动。

我们这幢楼没有做医生的，假如对面街坊有做医生的，只要稍微抽点时间过来疏导疏导莫老太，大概她会彻底醒悟过来。即使莫老太真的有了什么病，做医生的街坊也能派上大用场。但现在的情形，即使有，就是站在你面前也不认识。

许多家庭都爱养花，三楼的魏老伯养花功夫了得，他的家里春夏

## 笺纸之恩

□唐吟方

在我的师友中，除非特别关照，大多数人写信都用硬笔。硬笔方便，是这个时代主要的书写工具，在分秒必争的快节奏的现代社 会里，就连专业书法家写信也懒得用毛笔，怎么能要求你的朋友还按老规矩用毛笔在笺纸上写信呢。话又说回来，即便有人有闲情，也有财力去维护风雅，又到哪里去寻找质量上乘的笺纸？

我曾在一位从事西方美学研究的友人家里，看到他收藏的八枚清代嘉道年间出品的彩笺。友人眼光独特，从这些彩笺的材质、制作工艺到色彩，推断它们的品质，以为必是那个时代文房用品中的上品。可惜我孤陋寡闻，说不出它们的来历。光从这些笺纸的质量看，的确很好，质地密实，版刻大方，上色淡雅。友人珍视这些彩笺，特意为其量身订制了八个镜框。每见有人欣赏，他的心情会很好，主动跟人介绍，说这是十八世纪末期的微型版画。从制作工艺来看，这样说没有错，但这不是它本来的称呼。为什么不说是笺纸呢？难道是怕听的人不懂？对笺纸的陌生称呼引起了我的沉思，这些从前文房里的日用品为何我们的很远去了，连一个文化人也不叫它笺纸。

回想二十多年前，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被割断的历史链条重新接上。看别人拿笺纸写信，自己也想学样，报纸上正好登出四川内江一家纸厂生产名气响当堂的蜀笺，遂汇款去邮购，价格很便宜，质量却不那么如意。想想也是，在百废待兴之年，名笺没有失传已属万幸，又何必斤斤计较呢。想到这一节，心也就平静下来了。然而，从那 次遭遇之后，每每碰见笺纸，感情便有些复杂。

文人恋旧，是习惯，大概也与心态有关。一百多年前赵之谦客居江西，用不惯江西的笺纸，特地写信给杭州亲友，求购勾碧斋的笺纸，而且一买就是二千张。赵之谦舍近求远，要的是杭州笺纸的感觉。

买不到称心的，就自己动手做，刻意营造一种情调。当年书画圈流行的自制笺纸分两类，复杂一点的，刻个版，套色印；简单的，上街买一叠素笺，找几个“某某用笺”铅字，蘸上红或青印泥盖在素笺的左下方，虽然朴素，但仍不失为历久弥新的大方路数。

我见过几位姑苏名家的书札，

（据《文汇报》）

## 我喜欢坐在窗下

□魏克

我喜欢坐在窗下
面对窗户就是面对一面
天空
阳光从额头上流下来
流下来
一直充满面孔四处的阴影

我喜欢坐在窗下
被书页飞翔的声音吹拂
内心汹涌的洪水逐渐退去
身上开始裸露出蔚蓝的
天空
我们四处走动得太久

肉体上沾满了太多的灰土
我们习惯于飘荡的生涯
只有坐下来后
才感到躯体上
有一种隐秘的崩塌之声
像是寂静之斧在将我们
砍伐
像是阳光在吹去我们自
身的迷雾

我喜欢坐在窗下
坐成一种鸟的样子
坐久了
内心就会生出一片湖
洗去骨骼深处的沙漠
（据《深圳特区报》）

## 给生活献一枝花

□廷 参

人生没有确切的定义,但可以分类:一类人生是幸福的,幸福的人生大致相同;二类应该是喜忧各半的中性,中性的人生是苦辣酸甜随时有;三类应该是痛苦的或是沧桑的,痛苦与沧桑的总称可以说是不幸,不幸的人生则各有各的不幸。

有人说人生如棋。这倒是一个最恰当比喻。棋是智慧的较量,是与心的搏斗。人生如棋,时刻都在与命运和时光作着对弈。但一步走错将会步步出错,满盘皆输;一步得意,步步为营。

看来人生如棋的确不假。然而,当你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把自己置身于对方阵营的时候,却不一定能抵挡住对手的攻击,同时稍不小心便会粉身碎骨亡于阵前。

## 手间有温暖

□张小平

那年，他新到一家高级点心专卖店打工。

这天，进来一位落魄的男子，哆嗦着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说想买一个豆沙包。他摇了摇头正声说道：“本店只卖高级点心，你还是到其他店去看看吧！”

一旁的店主赶忙插话，对那位男子客气地说：“能麻烦你稍等等吗？我亲自给你做”说完，店主引带男子坐下，待到做好包子再恭敬地勾着手将它递过去，深深鞠了一躬：“十分感谢您的光临。”

他愣愣地看着男子离开，不解地问：“他不过是来买包子，您为何还要亲自接待？”

“我不想失去任何顾客。”店主友善地笑，“平常来咱店的大多是有钱人，可

## 只因内心强大

□陆 琪

许多年前，我喜欢听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手，譬如许巍、陈绮贞、李健。这些名字，如今是青年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人，但是很多年之前，他们都是默默无闻，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人物。

歌坛也好，演艺界也好，所有的明星都好，如何才能红？这似乎是有定论的，你要么就长得很好看，要么就很会做宣传，要么就愿意付出潜规则的代价，要么就有实力唱得好或者演得好。

真是这样吗？

让我们来看看许巍、陈绮贞、李健这些人，他们长得好看吗？都不见得，虽然各有特色，但在演艺圈里实

□安 之

平时，我们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只有饭菜上了桌，一家三口才能坐到一起，闲聊几句，看看新闻，然后各自去忙了。对此，我已习以为常，过日子嘛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可久而久之，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，除了问吃什么，就是看电视的节目，然后便是沉默地盯着电视机的屏幕。

那天，我照例在厨房忙碌，突然感觉身后有人，回头一看，是先生。我问他：“饿了？马上就好。”他说：“不饿，就是突然觉得客厅太空了，过来看看。”我浅笑道：“是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吧？”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什么都逃不过夫人的法眼。是工作上的事，但看着你做饭，我的心就静了。”

先生的话，让我一愣。我没问他什么事，只是一边择菜、炒菜，一边有

回头看到妹妹，惊，窘，不好意思，化作一声大吼：“睡觉！”

第二天，妹妹在地图前摸索父亲的手迹，突然顿悟，那两点分别是自己家与姐姐家，曲线是实际路途，而直线则是虚拟的、两点之间最近的捷径。而事实上，姐连打电话来，爸都不接的。

这几年，交通越来越发达，直线成为现实。孩子大了，姐也终于要回家过年了。妈乐得奔走相告，爸只哼一声。妈故意逗他：“女婿也来呢。”爸翻个白眼：“不该来？还没叫过我一声爸呢，白养这么大个姑娘给他。”而小外孙女都还没叫过外公呢。

姐夫工作忙，回来的时间就定在年二十九。年二十八下午，爸突然站起来：“她爱吃干笋，我去买。”妈说都备一桌子菜了，妹说我去买，爸谁的也不听，戴上帽子，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。

一去就没有回来。到下午五点多，打遍所有亲友的电话，妈和妹妹沿着门口到超市短短几百米的路走了几十遍，忽然看见垃圾箱上有一角灰色，那是父亲戴了几十年的毛线帽子。赶紧到最近的医院去问，下午110送来过一位从自行车上摔下昏迷的老人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后来她们找到了爸的自行车，筐里还有一袋干笋，一张超市的小票——爸居然不是很远的沃尔玛。

姐回来的时候，家里和往常一样，爸常坐的沙发一角，遥控器还在扶手上了，他每天必看的那本，终于送来了，只是没人看了。窗外的枯树很静，冬日天空像死亡本身一样凛冽。姐一遍遍不知道该问什么：“他不是四月才体检过什么病都没有吗？他、他是不是不想见我呀？”渐渐号啕大哭，“我怎么早点儿回来呀，我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呀……”瘫倒在地。姐夫，另一个女儿的父亲，轻轻抱住她。

父亲没有等到她，而她，永远忘不了他。

说过那么多绝情的话，以那么激烈的、断绝一切的姿态，恰恰是因为，以为永远不会绝：亲情就像水龙头的水，即开即有；生气了，吵架了，关得再紧也没事。

来不及说的爱，迟一步就永远没机会说了。这一生，我们与父母子女相聚的时间，没有与父母想象的那么多，不要带着憾事离开，也不要活在世上而永存遗憾。等不到，忘不了，是多么绝望。

是否一定要，犯过最惨痛的错，才了解，这人生最简单的道理？

（据《文汇报》）

还选了一套两个蔬菜造型的小座椅：南瓜形的给先生，他胖胖的身子坐过去正好；白菜形的，看上去水灵灵的，正适合我。灶台上已经褪色的干花换成了艳丽的雏菊。我还买了两个小音箱，这样，聊天的时候，就有了背景音乐。先生果然喜欢，每到做饭时间，他都走进厨房，坐在南瓜座椅上，一边帮我择菜，一边闲聊，说到开心处，笑声会随着锅里的热气一起升腾。先生感慨的说：“人常说两口子是柴米夫妻，我们呢，就叫厨房夫妻。”

其实细想起来，我们聊的内容大多没有实际意义，东一句西一句，都是家长里短，鸡毛蒜皮。可是在厨房这样弥漫生活味道的地方聊聊天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最浪漫的事就发生在这方寸之间。

（据《湖南日报》）